

模块 3 视频课 4: Gary Schwitzer 访谈

[00:00:00]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课程的视频部分，这里是课程“疫情中的新闻业：当前与未来的新冠肺炎报道”。现在我们在第三模块，探讨疫苗、治疗药物以及围绕它们的炒作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话题，我将会与 Gary Schwitzer 进行访谈。他是 Health News Review 网站的出版人，同时是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兼职副教授。Gary，感谢参与我们的课堂。

[00:00:32] 很荣幸能加入你们。

[00:00:34] 我想您已经得知，我们目前有超过 7000 名学生，实际上应该是超过 7600 名。时间越往后，学生的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他们来自 150 多个国家。大多数学生可能不熟悉 Health News Review 网站。您可以首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吗？您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网站？

[00:00:57] 7000 人。我记得我在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媒体伦理学课程时，有 150 名学生报名就已经让我非常激动，现在有这么多人听课我简直要怯场了。不过我很高兴能够分享我们 14 年来在 Health News Review.Org 网站的工作。

[00:01:17] 我建立这个网站是因为，在我进行医疗保健报道的职业生涯里，我对我看到的新闻报道感到很沮丧。至今我做了 47 年的报道，我在 33 年前创建了 Health News Review 网站。我们的关注点是医疗保健干预方面的媒体新闻，这恰好契合了今天的话题。评估医疗、试验、产品和程序方面的新闻是我们的核心工作，我们的评估从创建网站之初就具有权威性是因为，我们对医疗新闻质量的评估不是主观随意的评估。我们的核心工作是进行系统性评估，因此每当我们看到一篇待评估的新闻对某种医疗干预发表看法时，我们会根据一个标准化的 10 分制评估标准对这个新闻报道进行评估，我们对公关新闻稿也如此评估。

[00:02:16] 我知道 Maryn 会给大家提供链接或阅读材料，让你们详细了解这个 10 分制标准。但在后来，我们在 2018 年末失去了慷慨的资金支持。所以我没有任何收入给做系统性评估的团队支付酬劳，但我们已经评估了 3200 多篇新闻报道和公关新闻稿。

[00:02:44] 这就是网站的简要介绍。这个 10 分制标准的权重不是均等的。你们会听到其中 5 个我认为显然最重要的标准。毫不意外的是，当按照这 5 个标准来评估时，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公关新闻稿都会得到最差的得分。要记住，选稿的适用标准是，新闻稿必须对某种医疗保健干预发表看法。

[00:03:08] 我们认为新闻稿应该谈及医疗保健干预的成本，因为不论它是不计入预算，还是由政府补贴或是由个人赞助，每当我们寻求和获得干预时，这个过程总会产生成本。

[00:03:22] 在三位独立评估员眼里，2600 篇新闻报道中仅有 31% 的报道在提及成本方面得到了满意的评分。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公关新闻稿的情况如何：结果是 7。只有 7% 的新闻稿得到了满意的评分。

[00:03:45] 我认为最重要的也许是评估潜在收益有多大，或者通常而言有多小。在这方面，2600 篇新闻报道中仅有 34% 的报道得到了满意的评分。而从这里开始到其余每一个指标的评估，公关新闻稿的成绩越来越差。我甚至不想跟你们说具体的比例了。

[00:04:12] 好的，我们已经谈到了成本和收益。对于我们通常关注的潜在伤害，新闻报道在评估伤害的范围方面做得如何？范围有多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范围有多大。对此仅有 37% 的报道得到了满意的分数。有多少报道评估了证据的质量？或者他们是否描述阶段一的药物试验听起来与一个为期三年，涉及 3 万试验对象的随机临床试验差不多？在这方面仅有 38% 的新闻报道取得了满意的分数。

[00:04:50] 最后，我知道在新闻工作、新闻报道和公关新闻稿中，我们总是关注新事物。但我们需要将新事物与已有的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因为很显然，已有事物的相关记录时间更长、经历过更多验证。在这方面，取得满意评分的新闻报道不到半数，只有 46%。

[00:05:14] 我们综合来看，在前 4 个标准中有 60% 的新闻稿评分不理想。这就是大致的情況，我们的新闻报道未能给不知情或信息欠缺的新闻消费者以及医疗保健消费者群体提供必要的信息，而这些人非常渴望看到循证、准确、公正和完整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决定。长期以来，我们对许多一流新闻机构的报道进行了评估，但我们的评分报告表明，现在的报道仍然不理想。

[00:05:56] 在本课程的这一模块中，我们会讨论为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研制治疗药物和疫苗。在您看来，记者在报道这些新闻时该怎么做？您可以把你们评判新闻好坏的标准应用到他们将报道主题中吗？

[00:06:23] 好的。因为在这些数字背后存在不直观的灰色区域和微妙差异，所以我从现在的新闻中举一个例子来说明。Helen Branswell 在 STAT 新闻网发布了一篇非常好的报道，STAT 新闻网是波士顿环球媒体公司旗下的一个网站。这篇报道的标题非常好，叫做“研制新冠肺炎疫苗的豪言壮语不断增加，催生出切实际的期望。”我们一看标题就知道我们会从正文中看到什么内容。这篇报道接着说，虽然科学家正以史无前例的超快速度研制疫苗，但普通美国人还需要等数月或更长时间才能真正从中受益。要知道，在这样的报道中，选择采访谁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标准，即记者有没有采访独立的新闻来源人士？记者有没有注意新闻来源人士在其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在这篇报道里，他们采访了明尼苏达大学的 Michael Osterholm 博士，很多一流的医疗保健记者都会采访他。报道引用了他的话：“我认为我们为公众传播信息的工作做得非常不好，因为我得反复和公众解释‘即使我们能在 9 月之前研发一种看起来有些许作用的疫苗，我们距离给大众注射疫苗仍然十分遥远。’”

[00:07:52] 即使你们对发表或发布的内容做好了表面工作，你们评估了证据的质量，评估了证据的证明力，你们仍然需要考虑一个情境：它什么时候可以供人们使用？这也是我们的评估标准之一，在我看来这排不上前五大标准，但我们每天都会运用到它。我们要考虑，大家讨论的产品什么时候可以供人们使用？

[00:08:21] 在 Health News Review.Org 收集数据的 14 年里，我们发现新闻存在一个明显固定的模式，那就是它们会夸大或强调收益，同时弱化或完全忽视危害。我明白，我们都想要报道成绩，我们的新闻要有好消息。我们的编辑不喜欢听失败的故事。他们想听功绩。这和期刊总是被诟病是一样的道理，期刊总是隐瞒负面的发现，强调积极的一面，以便让它们的影响因子和热度看上去更喜人。但只报道成功，不报道失败难以推动科学进步。

[00:09:09] Maryn，在您和我成长的年代，我们的消息循环[00:09:11]是[0.0s] 24 小时。现在的消息循环是 24 秒，这并不太适用于报道发展缓慢的科学。事实就是如此。您、Helen Branswell 和一些优秀的记者明白这一点。现在记者的压力很大、报酬过低、工作过于繁

重。你们有每日的指标，规定你们在新闻行业的经济困难时期每天要提交多少篇报道。评估你们的标准是，你们的在线新闻获得了多少点击量，而不是报道有多准确和完整。

[00:09:51] 此外你们采访知识极其渊博、看起来非常可信的科学家，可他们却供职于药物公司或生物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完全受股东左右，而股东的动机只想最光正伟岸地体现他们的意志。此外我们还要面对气势昂扬的政客，他们想要继续赢得选举，不想颜面扫地。所以他们会对自己不了解的科学发表评论，他们会对不真实的进展大吹大擂。在这种大环境下，记者很难探查真相、数据、事实和证据。但你们必须记住，证据永远是有分量的，新闻需要体现出这一点。记者不应该受束于老一套的报道模式，即“我必须报道对立面，我要报道这一面，然后报道对立面。”

[00:10:51]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报道这个话题时，记者需要衡量证据支持哪一面。正面和反面很少有势均力敌的情况。如果你们在这方面需要帮助，如果你们生活在大的城市，如今在网上，你们应该可以找到生物统计学家、流行病学家或方法学家。抱歉，请不要找那些伪专家，你们要找那些可以让你们知道如何评估证据的人。否则危险的是什么？危险的是人们对科学和对新闻的信任会崩塌。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竭力守护的东西。

[00:11:37] Gary，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内容。同时，学习这门课程的很多记者此前从未报道过医疗、科学或循证医学方面的内容，他们需要很多指导。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举一两个必要的例子，探讨在过去几个月的新冠肺炎报道里，哪些是有效的报道，哪些存在夸大成分。我们先来谈羟氯喹。

[00:12:09] 这种治疗疟疾的老药首先被一位法国内科医生力荐，然后美国白宫认可了这种药物，吹嘘这种治疗药物对新冠肺炎有很大疗效。您认为这方面的报道怎么样？

[00:12:28] 好的。这种药用于治疗疟疾有 70 年了。但这不一定表明它对这种病毒有疗效。那篇在 3 月底发表在期刊上的法国试验报告中，试验组内仅有 20 名病患使用该药物。20 名病患，试验仅为期两周。一个危险信号、两个危险信号。样本数太少，试验时间太短。在那篇报告的总结中，作者的措辞是这样的：这种药与病毒载量的减少或消失“存在联系”。

[00:13:19] 在这种试验中，在任何研究试验中，当你们听到作者只敢承认“存在联系”时，这表明他们不能随意下定论。他们最好不要随意下定论。如果期刊有像样的同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随意下定论的论文会被否决。在这个例子中，这个试验在后来被很多人认为存在严重缺陷。而且报告的作者为了保险起见只是说“存在联系”。实际中也确实有专家站出来指出试验的设计和方法存在问题。发表该报告的期刊所属科学组织后来甚至还声明，他们的董事会认为这篇报告不符合该协会的预期标准。这样的危险信号还不够明显吗？

[00:14:17] 但一些记者是怎么做的？我知道这门课程有很多海外的学生，你们也许听说过美国的一个电视台，它叫福克斯新闻电视台。虽然多方对羟氯喹提出了质疑，但这个电视台仍然播出了长达一个月的推广，其中至少有 8 名主持人大力推荐这种药。这个电视台恰巧很喜爱我们的特朗普总统，总统是这样称这种药的，原话是“这是医学史上扭转局势的最强药品之一。”有一天他说了一件轶事，称有一个垂死之人使用了这种药后突然情况好转。

[00:15:01] 还有一次他说：“我希望他们，也就是公众使用这种药，因为我跟你们说，你们有什么好顾虑的。有时候，你们已经病入膏肓，还有什么可顾虑的”。然后他缓和语调，用非特朗普的方式说：“试试吧，你们会喜欢的”。

[00:15:19] 他就像是一名二手车销售员。在这个案例里，优秀新闻已死，科学最终获胜，因为证据不证明这种药有效，科学家们都知道。证据反而证明它存在危害。我们回过头来看，对于法国那个仅有 20 人参与的两周试验，不问是非直接报道该试验结果的记者应该感到羞耻。不经过思辨而全盘报道领导人的话，报道主要政客吹嘘那些药的记者应该感到羞耻。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经典案例。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00:16:08] 我们来谈谈第二个例子。在过去几周，另一种有潜力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也存在类似的炒作，这种药就是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韦。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因为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即将宣布针对该药的试验结果。但吉利德公司在却结果出来之前，通过一些记者表示“我们认为这些结果将是好结果”，他们没有给出任何数据。他们在股市开盘前做了这样的表示，结果当天早上他们的股票涨势喜人，但在此前的一周，他们的股票却表现不佳。随后安东尼·福奇博士出面谈到了这些结果，相对于人们的欣喜激动，这些结果并不如预期那样理想。您可以谈谈这个吗？

[00:17:06] 好的。

[00:17:06] 这个炒作周期。

[00:17:07] 好的。您已经概括了这个炒作周期。我从福奇博士充当帮凶的角度来谈谈。他坐在白宫的沙发上谈这个结果，总统就坐在十英尺以外，你们不会知道这些结果其实不尽人意。他称这些结果是“相当好的消息”，并称这种药为“新的治疗救护标准药”。

[00:17:39] 我要明确声明，我非常敬重安东尼·福奇博士，我和你们一样一直在追踪他的工作，我追踪了 35 年。但公众应该以这种方式首次听到一些数据的讨论吗？这个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即兴的，他准备了一张偶尔用作参考的小卡片。他坐在总统旁边的沙发上，而总统正等着听福奇说出他想听的内容，他要听他想听的内容，他要听福奇宣布瑞德西韦早期试验的结果。

[00:18:16] 科学试验结果不应该以这种方式传达给公众。福奇夸赞了这些试验结果，但得出这些结果的试验却是由他领导的联邦机构赞助的。而且这些结果还未发表，与此同时，他还批评了中国的试验，该试验称瑞德西韦没有效果，且试验结果已经发表在《柳叶刀》上，这可不是街坊的廉价小报，这可是非常有声望的期刊。

[00:18:53] 在我看来，联邦机构的顶级科学家担任白宫顾问，和顶级科学家每日向公众传达抗疫信息，这两个工作的标准是相互冲突的。我们不知道他承担的压力，但那是不对的。更糟糕的是，他那天没有提一个事实。很多敬业的科学家和记者发现，该试验的终点、目的、目标以及最初的终点在两周前被更改了。当他说试验达到了最初的终点，即临床改善的时间，这个结论在当时是对的。但按两周前的终点来看这个结论就不对了。

[00:19:47] 我们可以用合理正当的理由更改终点。老天爷，现在存在各类溯源，以解释这个变更。但不管终点的变更是否合理，在他们鼓吹未发表的试验结果当天，福奇坐在白宫的沙发上并未透露该试验的终点在两周前已被更改。Maryn，我得跟您说，我的心在流泪，我的良知在流泪。那时所有记者进行报道都基于吉利德药品公司的声明，基于福奇领导的联邦机构的声明，该机构还赞助了这些试验。在我看来，那一天对科学传播而言也是糟糕的一天，那一天和那个事件应该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另一经典案例。

[00:20:41] 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治疗药物来降低新冠肺炎的影响，也需要疫苗来预防这种疾病，不论哪家公司或哪个国家可以研制出这些药品和疫苗，它们都可以收获声誉和财富。因此炒作可能会像排山倒海般向我们扑来，它们会吹嘘一些结果，使这些结果远远脱离数据显示的真实情况，对此记者应该如何抵御呢？记者如何保持怀疑的精神？他们如何跟编辑解释什么应该报道，什么不应该报道？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00:21:27] 我们有 7000 名学生，大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报道经验，可能有些学生刚刚被安排到这一报道领域中，此前未接受过训练。所以有时候最简单、最宽泛的建议才是最好的建议，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

[00:21:44] 这里有一个给记者的老建议：如果你的母亲说她爱你，你必须参考第二意见。所以在报道健康、医疗科学主题时，我们在这个领域必须参考第二意见和独立看法。

[00:22:02] 恰巧我们有一个包含 100 多位专家的名单，他们已经向我们的网站项目及其它组织做出了可靠性承诺。退休调查记者 **Jeanne Lenzer**、洛恩研究所的 **Shannon Brownlee**、乔治敦大学的 **Adriane Fugh-Berman** 和我建立了这个名单，我们还会继续扩充。我们可以在网上提供信息，将这份名单分享给广大记者。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专家。但关于这些话题，特别是当你们刚接触这些话题时，你们需要知道，医疗保健研究领域充满了利益冲突。你们必须了解全貌。我不是在散布恐慌，我也不说哪些人是坏人。利益冲突确实存在，而且利益冲突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我不知道哪种形式更糟糕。某人受贿产生的经济利益冲突指的是某人收了钱后要说某些话；或者还有专业利益冲突，许多人认为这种利益冲突更阴险。比如“这是我的专业。我一直致力于研究这个方面。我毕生都在研究这个。我相信这个。老天爷，事情一定要这样。”面对其它信息时我会像戴上眼罩一样视而不见。这是看待专业利益冲突的最佳方式。

[00:23:27] 但如果你们听到一些言论，并且如果你们的“天线”够灵敏警觉，那么当你们听到好得难以置信的消息时，你们会自然而然联想到利益冲突的问题。

[00:23:38] 记者必须对错误信息、粉饰和炒作出击。对你们一些人来说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对我而言正是如此。我做了 14 年。我一直在想，新闻机构应该设置一个固定的医疗保健或医疗研究专题，专题名称可以是“上不了黄金时段的医疗保健新闻。”你们可以让你们的新闻机构做这个专题，你们可以进行推广。你们可以说“你们将会听到我们竞争对手的新闻，我们将会跟你们谈这些新闻。不同的是我们将会提供内幕消息，我们将会揭开真相，我们将会给出数据。”我觉得这样会很有作用。

[00:24:23] 当你们看到不良信息、错误信息、炒作和粉饰时，其他人也会看到，所以我强烈要求大家打击它们，拆穿它们。

[00:24:38] 我最后想问您一个问题。**Health News Review** 已经走过 14 个年头。您说过您的职业生涯已经有 47 年。请您回顾一下，从这么多年的工作经历来看，新冠肺炎报道和相关的药品疫苗报道是怎么样子的？其中有哪些是新的挑战，哪些是已经存在的经验教训？您怎么看？

[00:25:09] 很显然，这些报道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记者长期以来报道这类话题从未遇过这样的不确定性。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未知的新威胁，尽管这是您的工作领域，**Maryn**。但自从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出现以来，确实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流行病，当时在 80 年代，我还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任职。在我看来，这些新闻的节奏是独特的。我曾经把它称为一辆让人

头晕目眩的云霄飞车。它是前所未有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得到了发展。我们得承认这一点。也许这会改善我们的疫苗研发，但我刚才已经在这方面提出了警告。不过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了更多媒体和媒体形式，但我们的新闻工作在总体而言并未提升。

[00:26:12] 以上是这些新闻的独特之处。另外是不变的方面。我刚才已经提及，现在我详细谈一谈。不变的是，政治再次与科学碰撞，对科学产生了不幸、丑陋和毫无帮助的干扰和影响。80年代出现艾滋病时，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很长时间内根本不提艾滋病毒或艾滋病。

[00:26:43] 快进到现在，如今唐纳德·特朗普甚至不想承认这个威胁。等他终于承认时，一开始他说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总体上从那时起，他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是有害的。从新冠肺炎报道的政治框架中，我们看到了这些年来见过的相同政治框架。当新闻故事开始强调政治时，它们会创造出政治中存在的两极分化。这样他们的个人政治将会与他们对这个流行病的看法交织在一起，于是他们就可以明目张胆地在公众眼前把疫情当成政治问题。现在我们在美国，美国就正在经历刚刚提到的所有情况，

[00:27:40] 白宫新冠病毒应对工作组的成立也许是最好的事情之一。但它在过去 24 小时里发布了一个通知，称工作组正在减员，因为我们国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00:27:55] 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更多听到政客的言论，较少听到科学家的声音。而且我们存在政客的问题，比如特朗普。但这种事也会在你们中的很多国家出现，政客将他们不喜欢的事情称作假新闻，在新闻媒体中种下导致公众不信任的种子。这将有损科学和新闻业的诚信，有损这些交集的诚信，而那是我们许多人都关心的。这些是医疗与媒体的交集或科学与媒体的交集。

[00:28:33] 我们最好保持这种诚信。已经不新奇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在经济困难时期，每当新闻业在复杂的话题上突破极限时，总会有优秀的男女记者挺身而出。他们一直以来如此，现在也一样。很多时候我看到大多数的新闻时，比如看到《纽约时报》的新闻、《华盛顿邮报》的新闻、《大西洋》杂志的新闻、基金资助项目 ProPublica 的新闻和凯撒健康新闻，我不知道有多感动。如果你们关心新闻问题，你们任何人不需要任何花费也能发现，“哥伦比亚新闻评论”项目在疫情中的新闻报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很令人欣慰。

[00:29:29] 已经不新鲜但令人恼火的是什么呢？刚才我跟你们提过，新闻报道中不时会涌现杰出新闻的高峰，但在杰出的高峰间，那些山谷正在变得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我称之为每日的垃圾鼓点。众多新闻机构已经对新闻的诚信造成了伤害，公众每日听着这些垃圾鼓点，我担心这会让公众困惑，会妨碍公众的理解，会散布恐慌。我的心又一次流泪。而且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重。

[00:30:11] 我希望在您的指导下，在您分享这些智慧之后，我们的学生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时可以稳稳地站在峰顶，不要掉到山谷中。Gary Schwitzer, Health News Review 网站的出版人和创始人，感谢您与我们的学生分享智慧，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课程。非常感谢。

[00:30:32] 你们做的事情非常棒。请继续坚持下去。